

第一辑 说述自己的心灵



说述自己的心灵

——序2007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
生《说述自己的心灵》

1934年10月，鲁迅逝世前两年，他翻译发表了两篇文章：纪德的《描述自己》和石川涌的《说述自己的纪德》。这不是一个偶然的文学事件，其间有阔大的研究空间。作为一个西方的作家，纪德是公开赞赏苏联，表示“我爱苏联”的人，在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他公开表达了对共产主义苏联的欣赏。可是他访问了苏联之后，却发表了相反的文字，苏联令他不安。上述非本文题旨，不赘。但是鲁迅，看重纪德的是什么？是一个人，一个作家对自己的描述，是“说述自己的纪德”。

这正是我对这本集子的作者，我的研究生们想说的话。描述自己，说述自己，勇敢而不是怯弱、左顾右盼地描述自己。自己是谁？自己就是作为人类的个体呈现。

如果说不，那么失去的，将不是一个渺小的自己，而是一个博大广袤的世界。在文学看来，你就是世界。

如果不为自己，我为谁？

如果我只为自己，我是谁？

如果不是在现在，在何时？

——犹太教法典

皮科·德拉·米兰达也说：“我们创造汝等，既非在天堂，也非在尘世；既非必死，也非永恒，故而汝等是自己的创造者与建造者。由于汝等具有自己的自由意志，我们唯独赋予汝等以成长和发展。在汝等身上，散发着宇宙生命的萌芽。”这是自由之书，更是自己之书。人类理性发端，并非始于天问；而是对自己的发问。认识你自己，这是早就写在欧洲天空与大地之间最古老的箴言。如犹太教法典所言，只有认知人本的利益关系，人本的价值理想，人本的时间观念，我们始能作为一个直立行走的人，高扬人的旗帜自由地行走。

问题是，在我们的文学理念中，我们对此有多少自觉成分？我们是否时刻记住，我们奉献给别人的，是一个完全的真实自己，是自己的意志与尊严的文学。

想起去年春天，首届研究生面试。我能够理解亦同情这些在考研路上被颠簸了许多时日的同学，他们走到此刻的心情。在给他们判分时，我总是犹豫良久，落笔千钧。我知道一个必然，总是由许多不经意的偶然与疏忽构成的。也许少判了一分，这一分，或许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一个人此生的路向，也许更好，也许更糟。那自然是他自己的事，但那是关乎人的事。这令我惶惑也极为苦恼。我从他们眼神中，看到了他们对于当下的惶恐与遥远的怀想。此刻，他们不属于自己，他们为着更阔大的自己，在此时此地经历着自己的煎熬。

那时，我想，他们即将成为我的学生，我要告诉他们，要永远拥有自己的天空，对人生，对文学。没有人能代替你，没有人能够为你挣脱包裹着你的厚厚的茧。痛苦地蝉蜕吧！

我对他们说，人生有时必须经历同时忍受这样的时刻，那就是每天睡4个小时，而用20个小时来工作学习。哪怕你的大脑已经麻痹，哪怕在你眼中，一个字已经幻变成一片沼泽，哪怕毫无收获，你也得坚持。此刻，收获的已经不是别的，而是意志。在三年读研中，你必须用一年的时间如此度过。否则，你此生将永远无法行过死荫的幽谷。我告诉他们，我已经万分仁慈了，只要求你们用一年的时间，我自己却用了10年、20年的时间。

我不反对娱乐，不反对喝酒，不反对歇斯底里地唱K，甚至不反对在15岁时恋爱，20岁时生子，如果允许，生上十个八个、一大群……只要不杀人放火。但有一条，你必须保证这一切都在限度之内，保证在酩酊大醉之后，能马上拿起笔来信马由缰；保证在恋爱生子洗尿布的同时，也子曰诗云，无所不能；保证在做完这一切之后，能干净、整洁，精神抖擞地走上讲台，包括行走在校园道上，没有忘记对长者行礼，向学生问候。那么，那些荒唐又算得了什么？那不就是生命的题中之意吗？

我不知道同学们在这一年中，是否真的每天只睡4个小时，也许这已经并不重要。但是，每周读一本书，写3000字读书报告（还不包括别的老师的安排，其他的课程和写作任务），他们是如期完成的。从第二学期开始就准备的一个集体项目，30万字的《中国知青文学史教程》也已经进入写作阶段。预计该书在他们毕业论文开题前，可以完成。

为这本集子作序，却说了许多别样的话。

这本集子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评论方向的8位硕士研究生的创作成果，同时也是方向课《中国当代文学创作论》的课程论文。课程论文的撰写，很有“创作”的意味。

2008年7月3日至11日，他们在海南进行教学实践。从广州坐火车到海口，沿东线公路往三亚南田农田，再取中线公路过五指山，抵达黎母岭，再过莺歌岭。从白沙往昌江，行西线公路去棋子湾，其间又专程折回黎母山腹地及屯昌晨星农场，拜谒知青墓。行程1000多公里，遭遇各式人等，体验民族风俗。回来月余，各位同学便捧出作业，每人创作散文3篇，小说1篇。短的2万余字，长的七八万字。合成集子，有30万字左右。煌煌一

本大书。每篇文章，我都已写了评语，此处不赘。值得一提的是，文章总体质量很好，超出了我的期望。其中有些篇什，已经陆续在报刊上发表，罗丽丽的短篇小说《如影随形》，发表在10月12日《羊城晚报》上，6500字，占一个大版。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作为课程论文，我要求同学们写三篇同题散文“过莺歌岭”、“又见棋子湾”、“知青吊”。三篇散文有一个共同要求，那就是，虽然都是初见，但必须有一种重逢的再度的思域。这是一个自己的思域，自己的天空和自己的园地。必须有一种恍若隔世的前世的再世的相逢。从彼岸眺望此岸，从彼时遥想此时，以彼人叩问此人，叩问自己。至于小说，我连题目都不给出，任其自由地创作！

这个要求应该是部分的实现了，起码成为一种还待实践的创作灵犀。

三个题目中，“知青吊”一题，同学们写得最好。80后的记忆，被一种庄严与崇高的历史昏沉所激活。各有自己的思想、情感与抱负。正是我所期望的。

海南岛，有最明亮的星空，但她却又是一个时时令人落泪的地方。这样的地方，最适合谈论文学以及与文学相关的事情。广东当代文学中最优秀部分，多与海南有关。与同学们在海南岛的日子里，每当夜半，我会独自到野地里去，或者有雨，或者无风，在黑暗中，我看得见同学们一年多之前，那眼中的惶惑正在慢慢地散淡。这与海南岛的风雨与星月有关。

当我写下这些文字之时，我和文学院九位硕士生导师，再次带领另外八位同学，完成了同样的任务，返回广州。这两批同学，几乎走过了海南岛相同的路，有相同的创作任务，同样地亦将写出自己的散文与小说。但是，即将奉献在我们面前的，必定又是另外的属于他们自己的海南岛，自己的莺歌岭和知青吊。

是为序。

2008年10月

回到五四

——序2008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椰岛听风录》

五四时期的作家，是学者、教授、评论家三位一体的。诸如毛泽东、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茅盾、郭沫若等等，既是革命家、思想家，又是作家学者、文学史家、历史学家。他们既承担着启蒙和救亡的民族大任，又力主着革新民族文化、国民精神，主张共和同时从事着文化传播、思想传播，真正实现了传道授业解惑的大人之为，并且身体力行地投身于国家独立、民族复兴的革命斗争中。他们大多出身富贵，抛弃自己的家庭与阶级利益，为大众的自由、民主而贡献自己的才华甚至生命。他们是三千年以来未有之变局的创造者和破坏者、建设者，他们是大时代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真正有人类担当和民族责任的大人物，他们为着中国人现代人格现代精神的铸就，不惜以生命相殉，他们是本质意义的公共知识分子。

也许是受了这些人物革命思想的启智，毛泽东思想的熏陶，我从小

立志要做一个五四青年，挥斥方遒，像十二月党人，戴着镣铐受苦役，在西伯利亚流放地九死一生，像海明威、像伏尔泰，在绞刑架上做报告，视死如归，把痛苦当幸福，把舍生当大义。后来去做了知青，更明晰做一个五四青年的荣耀与光彩。革命加恋爱、才子加流氓，自觉在黎母山中伐木，已基本完成了这个夙愿，只是未及张扬而已。所以每在窝棚中，便读着《马克思传》《反杜林论》，做着英雄梦、鲁迅梦和郭沫若梦。以自由民主的名义，信笔涂鸦，并无拘束。得到同是命乖运舛的知识分子场长的赏识，否则不可能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原罪之身，受宠若惊地当了“工农兵学员”上了大学。自觉成了无产阶级的一员，光荣及晕眩了好些年。

待做了大学教师，鬼使神差地被派去教授中国文学。乃知学者、作家、教授三位一体，并非愿望而是专业的规范。更深知中国百年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学文学系并不承担培养作家的任务，也从根本上藐视轻视漠视文学创作，这种奇怪的荒谬的逻辑，不知源于何处？查遍了五千年的中国私塾教育和文学史陈述，自然找不到其理据，定然是某些不学无术的上大人的胡言所致。言外之意等于是说，作家无须经过高等专业教育，乃贩夫走卒之流亦可胜任，无怪乎有了一些奇异的文学榜样，以结绳记事的文学盛事。工农兵文学创作“大跃进”诗歌和小靳庄诗歌的泛滥，自然也很说明了某些弊端。而细查新时期文学的繁盛，作家们十有八九是受过高等教育，尤其是来自“文革”后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这是最大的极具讽刺意义的质疑。

从事中文系教学35年，我始终锲而不舍地强调我的学生，必须建树既理论又实践的认识，既是评论家又是作家的理想，即便将来去当个中学教师，也能有大成就。我行我素地做学问、搞创作，管它冬夏春秋。学问是自己的，不冲破思想的约束无以实现五四的现代精神现代人格。我告知他们，切记现实生活里，处处可见明朝人、清朝人的隐形身影，千万别活在最黑暗最愚昧的古代社会、奴隶制社会。

硕士点有评论与创作方向，我辈并非始作俑者。好在之前一年，复旦大学请来了从没念过大学的作家王安忆主持文学创作硕士专业（经教育部

审批核准)。终于开了新中国60年的先河，我们也便有了依葫芦画瓢的榜样，紧随其后，成了新中国第二所有创作方向的硕士专业。有名校复旦在前，坊间便无话可说了。只是我还要呼吁：既然文学创作已列入教育部许可设立的硕士专业，其文学创作成果还没有享受与论文同等待遇，这便是很大的不足。难道一部长篇小说不敌一篇短短的论文？因此，对江泽民同志主张的“与时俱进”，即应之呼万岁。

终于要言归正传了。评论与创作方向的培养目标是复合型的中文人才，是以五四文人标准来衡量的，起码既是评论家又是作家，这是毫无疑问的。07级的同学更是抱负远大，我要求他们既写评论，又创作小说，同时还撰写文学史。三年下来，效果之好，已见端倪。07级的罗丽丽、谭进荣的小说上了《羊城晚报》的“大家小说”版；08级的蒋红平的中篇小说刊在《战士文艺》；09级的董长江的长篇小说正待出版。三届同学，文学创作是必修课，这些算不算成果？谁也不能抹杀它是大大的成果。文学创作是一种综合知识与智力。想象鲁迅就明白了。

有创作实践，方能真正理解文学理论，只有牢牢掌握文学理论，方能得心应手地进行文学创作。文学是一种思想，不是思想家、理论家，文学无法伟大起来。

收在集子里的作品，虽然远不够伟大，但有了伟大的治学精神和人类思想，遑论将来伟大不起来么？

这是08级同学的小说散文合集。我已在每篇作品后面附有评论，在此不赘。我只想鼓励他们，回到五四精神，回到大时代，回到大时代的知识分子群落里去，真正承担中国文学的复兴。

2009年12月31日凌晨

《阅读与写作的旅程》

——序2008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
生文集

为这样的文章写下一些哪怕是轻描淡写的文字，不但是是一种怦然的悸动，自然也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美丽。在一个平淡的时代里，有一些不甘平淡的学人，在有限的空间里，苦苦地求索，愿意以自己年轻的生命，去作一些心灵的远行，而达至无限的宇宙。那是对星空的仰望，无边无际，看不到尽头，也不知今夕何年。这些同学，在入学仅仅年余的时间里，就已经写了这么多的文章，收获了如此精美的思想，令人吃惊。作为他们的导师，我甚至觉得自己和同仁们，是否对这些同学过于严苛？

但是，如果没有了丛林，他们的穿越还会风光在前么？我始终相信，过于轻巧的生活，总是一种灵魂的伤害，总是让人感到生存的虚设。人们向往厚重，而厚重是需要长久的沉积的。我想，经过年余的磨砺，同学们已经心领神会了另一种况味，如果哪一天无意间丢失了这一份厚重，纵然面向大海，也难以万物花开。

厚重的另外意思就是思想，就是对生命的不断追问与期许，就是对已知事象的诘疑与辩难。所幸的是，这些文章，大体上都具备了这样的品格，洋溢着生机勃勃的吐纳，而其文气，也跳动着活生生的精神生命。思想者的文字，即便是片言只语，即便是零碎的，匆忙的过往，也比那些懦弱的陈词滥调与委顿的凋谢要气派得多。

我在阅读这些文章并于夜深人静时分为它们写下评语时，常常有许多感怀：如果这些文章的作者，在老年或将告别生命的岁月里，他们重新翻读自己峥嵘岁月中的这些文字，该当何感受？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离乱的年代，我青年时代的许多文字，除了发表出版的以外，大多已无从寻找，也再无缘目睹那些在思想的跋涉中写下的文字。记忆中的那份缺失，令人怅惘。

这本合集，共收入08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15位硕士研究生的学习成果309篇文章。文章分三个部分：课程论文、读书报告、课堂讨论稿等，近120万字。其中课程论文106篇，读书报告156篇，课堂讨论稿47篇。课程论文涵盖了学位课、方向课及选修课的全部课程。每篇课程论文，都恪守严格的学术规范，体现了同学们在良好的学术氛围中成长的过程。读书报告涉及文史哲众多书目，如《宽容》《逃避自由》《艺术哲学》《狱中书简》《古代社会》以及鲁迅等作家的作品。课堂讨论稿的内容也丰富充实，体现着一种独立思想与自由讨论的治学精神。

当然，有些文章离佳作尚远，毕竟是成长中的印记，自然有些歪斜，在所难免。但其丰厚，依然彰显。

2009年12月21日

自己去点灯吧

——序2009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
生《成长的脚印》

有一种生活，像一个葫芦，你一旦得以进入，就再也无法逃逸。它太像是路的拐点，方向不一样了，风景也就全然不同，所谓全新的生活必然也就逢迎全新的知性与感受。09级的同学们，从9月到岁末，仅仅4个月，严格说是18周的时间，光我讲授的这门课“中国当代小说诗学”，至少就读了如下几本课外书：文学的有鲁迅的《呐喊》与《彷徨》、卡夫卡的《城堡》、残雪与马原的小说，哲学的有《逃避自由》，文艺理论与史学的有摩尔根《古代社会》三卷本、布斯的《小说修辞学》、李建军的《小说修辞研究》、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丹纳的《艺术哲学》、巴赫金的《巴赫金文论选》四卷本，还有葛兰西的《狱中书简》、《葛兰西文论选》等书籍。25位同学，一共写了200余篇读书报告。《逃避自由》25篇，《巴赫金文论选》22篇，《小说修辞学》22篇，《小说修辞研究》20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23篇，鲁迅小说25篇，《城

堡》22篇，《古代社会》16篇，还有一些书目的读书报告没有计入。单凭这些，字数已达到70余万字。每篇文章，我都为之写了一段评语。读这些报告，花去了我整整一个学期的业余时间。想一想这一学期，我竟然什么文章都没有写，真是十分惭愧，有一种廉颇老矣的感觉。

但同学们成长了。几门课下来，他们读的书写的读书报告，远不止这本书所能囊括，3门学位课、若干门公共课，每天功课排得满满的。再加上这样的阅读与写作量，几乎每周要读几本书，交出几篇文章，这不是人过的生活。我当然能够这样体恤地去想，可是，我更加坚信的是，人在某些非常时段，是必须拿出生命的全部蓄能，而储足力量去做一次短跑冲刺的。何况在读研之前，同学们的专业基础和心智参差不齐，对学术的熟悉程度和专业理论并不牢固，不这样做无法实现某种跨越。而我在筹建这个硕士点时，与同仁们的共识是：必须要实现超越式的发展。我们这所学校的破陋，已然决定了它无法接受按部就班的老鸭式行走，长久的蓄积已具有喷发喷涌的势能，故不仅仅是急起直追，而是僭越与跨越式、腾跳式前进，这就需要师生们共同努力，同蜕一层皮，从蝉蜕中更生。

我一开始就对学生要求：第一学年，做好准备，每天只睡4个小时，用20个小时的时间去读书写作。在人一生的生命中，这一点要求并不算得如何艰巨。这样的生活我过了不止10年、20年，那些成果就是证明，没有如此的历练与炼狱般的自律，无以达至人生的某种目标。我相信绝大多数同学都做了，至于效果如何并不重要。因为文史哲的沉淀与修为，并非彰显于当下，而在未来的遥远之域。18周，完全获得一个崭新的阔大的视野、一个全新的世界，这在同学们的作品中，可以窥视得很清楚。文学世界的开拓、价值观与评判尺度的新变、学习方式与思想方式的启智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既定的指引所要达至的新地。

我希望同学们能坚持、恒久地进行下去，将之作为终生的游戏，令其自由地行走。自由的独立的思想，就在这些行为与论说之中诞生。

一切都尚在开始之中，故我不必太过饶舌。夜正长，天色依然暗晦，曙色在前却人影朦胧，点灯的人就在自己的命运之中。是为序。

2010年2月

辛卯四月二十九日凌晨序

——序2001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跋涉者》

这一年的冬天来得很早，去得很晚，南方的天气似乎有些异相。端午节将至，可是时时仍有北风吹来，南风里也似有一些凛冽的意味。长江中下游的所有湖泊，往年常常大涝，今年湖底却成了荒原。江河断流，湖泊干涸，各种各样的说辞也很令人担忧，多事的日子便也流逝得很快。也许是反常的天气与种种异相，很少失眠的夜晚如今变得十分漫长与焦躁，常常在凌晨或子夜时分突然醒来，便再也无法入眠。此时，看电视怕扰了邻人，读小说难有心情，便读学生们的读书报告、课程论文和项目论文。平日里一目十行，此刻却可以咬文嚼字，斟酌再三，然后写下评语。宁静与清醒似乎又回到灵魂的驻所。透过学生们形形色色的文字，追忆自己在他们这般年纪，求学的日子中的种种欢乐与艰辛，不再的时间便又重新流过。

这些文章大多有一种穿越的精神。由于大部分同学没有读过中文本

科，他们对于中文的认识和把握，一部分源于高中和大学语文的记忆，一部分来自他们对文学模糊的兴趣和憧憬，还有就是出于谋生考虑的无奈选择。种种因由，对于文学的专业研究而言，本也无所谓好，无所谓坏的。文学与别的学科不同的地方，是它纯粹由启悟与通灵为前导。在一定基础之上的无师自通，是诞生文学的圣地。从边缘进入也许便是文学创新的正道。文学的大门，总是向偏门左道开启。我以为，从哲学进入文学，从历史进入文学，从文学以外的一切学科进入文学，是文学真正的福祉。从现代进入古代，或从古代进入现代，所有的悖反忤逆与反转，结果却造就一个最为华丽的背影。可惜这种认知并没有成为当代教育的共识。

在给同学们提纲挈领地恶补文学课之后，除了阅读量的遗憾之外，其余的文学目标也即基础理论的获取，却是无须悲观的。大部分同学在历经一个学期的重压和超负之后，迅速地走进了文学的内在世界，他们初始的短暂的青涩不再。他们已经能够把文学当作心灵世界来感应与悟觉了。这些囊括文史哲，延及各种思想与精神资源的阅读与写作，显示了其书写的实践性飞跃的专业程度，但中文本科知识的匮乏，也在这些文章中遁形。

由于没有中文本科教材辐射污染的成见与偏见，他们对于中文的体认，以中文为形式的表述，有一种全新的鲜活的别致，有一种超然的不知轻重亦就无所顾忌的自由。他们的文事自然有的难免幼稚、笨拙，难脱青涩，或者有些风马牛，但是无妨，并不要紧。无须多少时日，它们会自然而然地被摒弃、剔除、滤清。这是一个从生疏到成熟的过程，自然亦是从小稚嫩到老道的实践。蝉蜕之痛是难免的，愚，有时或更多时候却预示并意味着幸福与聪明。至少我是这样预期的。荷兰哲学家伊拉斯谟说过：“整个世界的过程只不过是一场愚人扮演的永不停息的闹剧。在这里，所有的演员都是同样的愚蠢和疯狂。”是演员亦是看客。正如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向死而生，就成了人类自然也是文学的唯一主题。惧怕死亡使我们生而焦虑与痛苦，而坦对死亡也许正是欢乐的源泉。所以，我常常对同学们表达这个意思。真正的智慧是知道自己什么也不知道。这是希腊人的哲学，而希腊人是最早发现并唯美的人种。

所以不必过于清醒地活着，那样太痛苦。故也不必过于文学的文学

着，那样就太疏离。文学同时反文学。

这本合集，收入了2010级16位同学，在不足一年中写作的文章共214篇：课程论文62篇，读书报告110篇，课堂讨论42篇，近96万字。这些文章如虬枝逸出，却不失规范。每篇文章都有导师的评语，仅我就为这些文章写下了135条评语。评语既评点了文章，亦启悟了自己，是为心得。

2011年5月31日 凌晨·广州

底层歌哭的现代叙事

——序董长江长篇小说《草根之城》

在我任职的中文系，向来有文学创作的传统，我的学生中，有不少后来成了作家，出版长篇小说的也不在少数。我主导的硕士点，研究方向是“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评论”。类似的方向在同学科的硕士点里是很罕见的，盖因为中国大学中文系，向来固守传统，唯学术为正宗，把创作归入“街谈巷议”之异端。殊不知时代在变，人心在变，全新的社会人文已把旧有的一切打得七零八落，专业与学术的边界也处于重新堪舆的格局之中，中文专业不仅仅是提供文法技艺，它同时也承担着对社会的思索和对社会改良的实践，而文学正是这一实践的忠诚宣泄。

近几届的研究生，有几位是颇有人生阅历、工作多年再行赴考的，个个都做了相当时日的文学梦，入学时怀揣着长篇小说初稿，无需多言便已登堂入室。我要做的工作，便是时时和他们交流讨论，不是谈创作ABC，而是切磋如何修改、出版，把作品秀出去。这些作品大多有很好的生活基

础，修改虽然颇费周章，但前景很好。

短短两年间，罗丽丽、谭进荣、蒋红平、张丽华、袁立珍等同学，其小说有的上了《羊城晚报》，有的上了《战士文艺》或《广州文艺》。他们的小说创作一开局就彰显了一种不凡的气势，是那种既有读者又经得住评论的作品，同时有着寻找与追问的品格，现代性的品格。

《草根之城》的作者董长江，是我的研究生中最年长的一位，山东安丘人氏，却少有山东人的响马精神，倒像江南才子、白面秀士，性格内向，善思而敏感。酒量虽然不行，却勇于豪饮。古人曰：“读书求甚解，饮酒其为人。”我的大多数学生，遑论男女，在饮酒问题上，个个透彻其人品，这种品性自然也贯彻在读书、写作和求是之中。董长江生于70年代，90年代高中毕业后便结婚生子，做过多种工作，2002年再度参加高考，并入潍坊学院学习，其间发表过小说、散文、随笔等作品。这种专业学习和文学历练为他日后的长篇小说创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这部《草根之城》在他入学前曾在网络上连载，入学后又三易其稿，我组织研究生们细读精读他的稿子，召开作品研讨会，对他的作品及其创作态势做了分析，提出建设性意见。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一部小说，虽然还说不上千锤百炼，但已经是一部绝不平庸，亦不嚣张，对人生有着深切体悟的作品。

现代叙事的显著特征，是文学叙事话语的现代性，对于小说家而言，问题不在于你讲述的故事内容，而在于你站立的时代及其在何种时代精神把握下的讲述。简单地说，话语作为一种言说，一种交流的手段与方式，又包含了被传达的内容，故话语更多地涵盖了小说创作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及其信仰等因素。所以，小说创作中的“讲故事”和“叙事话语”的区别在于，前者也许仅止于讲清“旧事”或事件的来龙去脉，编织好看的故事；而叙事话语建构的却可以是没有故事，但不可忽略物事中的思想、价值观的张扬，以及必须运用独特的思维方式去言说人类行为。“言说”在这里不仅是叙事形式，也是叙事内容，这正是现代小说和小说的现代性的题中之意。它强调的是叙事作品的时代意义和时间的文化价值。伟大的作品永远都是独创的。